



總統失蹤記

國無名氏 方安譯

美國無名氏著
方安譯

總
統
失
蹤
記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章

總統失蹤記 一冊

President Vanishes

每冊定價國幣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Anonymous

譯述者

方安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譯者序

這是一本很好的政治小說。牠把美國政治社會的橫斷面，描寫得細微之至。從生動的敘述裏，我們可以看見軍火商人的活動，金融界的勢力，各黨各派的暗鬭，國會議員的腐敗，政府當局對付各種惡勢力的困難，以及國民在緊急的時候愛國的真摯。這些事實又托出了民主政體的弱點和優點。

同時，這也是一本很好的偵探小說。從書名上看來，我們知道美國的總統失蹤了。總統失蹤，決不是一樁小事，不論死活得找他回來的；因此演成了一部從頭至尾極緊張而極有興趣的記事。

但是總統爲什麼失蹤呢？那時——大約在二十世紀的中葉——世界大戰又發生了，美國國內的主戰派和反戰派正在爭論着美國是否應該加入戰爭的問題。無疑地，「無論地球上什麼地方放了一個大礮，飛機上丟下一個炸彈，總有一點美國人所有的東西將被毀滅；無論那兒擊沉了

一隻船，美國人的財產將被捲去；無論那兒的政府倒了，美國的投資將受到危險。』這些損失是足以使美國加入戰爭的。

不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給與美國一個很大的教訓。失蹤的總統這樣說：『那一次，我們也借出了巨大的款項。我們加入了戰爭之後，又借出了幾千萬萬；結果我們和我們的協約國打勝了。好極了，我們已經保護了我們的借款，投資和國外的貿易，我們所花的本錢也不多，不過是三十五萬青年的傷與死。好極！可是那時我們收回了我們的借款嗎？我們現在收回了嗎？我們有希望收回來嗎？』提到戰爭，這個疑問恐怕總是在美國人民的心頭的。

現在世界的風雲，又呈現出萬分的險惡。我們看來，比這本小說的著作人還要悲觀，世界第二次大戰不會遲到二十世紀中葉纔發生的。當牠發生之後，尤其在東亞已經捲入漩渦之後，美國是否加入戰爭，卻是一個很關心的問題。

這本小說裏的主角——史丹萊總統——說：『祇要我做一天你們政府的行政長官，我決不讓一個美國的青年擋了鎗，擋了炸彈，冒了生命的危險，到國外去把他們的熱血做你們的借款的

擔保世上沒有一種借款，該有這種的擔保品。」這真可以代表美國一般人的情緒嗎？

我把這幾段特別提出來，一方面想說明總統失蹤的用意，牠使美國人民暫時去棄了戰爭的狂熱而平心靜氣地考慮是否應該加入戰爭；另一方面是想提起讀者的注意。因為這一本序，決不能把牠當作普通的小說看待；牠不但把美國政治社會的真情顯示給我們，還使我們明瞭美國人民對於戰爭的真正情緒。恐怕也是由於這個緣故，這本小說的著作人不願用他的真名字。一個揭開政治社會裏的惡勢力的人，同時自己還有顯著的主張，是很容易招怨的。美國的言論和出版雖然自由，可是這位著作人還把名字隱了，足見裏面有許多赤裸裸的描寫，使他不得不有所顧忌。要知道他所寫的雖然是他想像中的未來的事情，但是背景卻完全是現在的。

除了這點之外，我不願再多說。因為這是一本偵探小說，說多了會減少讀者看閱時候的興趣。不過我還要引用一段話，這是裏面一個很緊要的角色啓克說的：

「……即使我以前是主戰者，現在也不是了。戰爭比起這三天來，（找尋總統的三天）真是太平庸了。在這小小的三天之中，我打傷了一個千萬富翁的腿，細綁了美國總統，還打傷了一個漂

亮女人。』

這幾句話，就可以表示情形緊張的一般；這真是一本看出了頭緒之後不願放手的小說。

譯者因為國內有很多人想了解美國的政治情形，尤其是美國對於未來的世界第二次大戰的態度，而這本書不但是富有興趣的小說，還能够滿足我們以上所說的智識慾，所以把牠譯出來，供獻給國人。

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

總統失蹤記

星期一——綜覽

一

星期一晚上八點鐘之後，啓克·穆發脫（註一）將要出門的時候，他習慣地撫摸一下暖爐，那是涼的。這並沒有什麼奇怪，因為那時已經是四月底了；這就是說，牠在華盛頓（註二）春季的使命已經告終，現在得去北部效力。年青力壯的男孩子已經在波通漫（註三）河裏游水，著名的櫻花花瓣在綠油油的草地上已經焦得看不見了，而海軍造船廠裏的工人也都換上了白色的制服。

啓克·穆發脫把手按在暖爐上，完全是一種習慣上的動作，並沒有感覺到牠的寒冷。這沒有什

星期一——綜覽

一

麼關係。有關係的事情已經做過，他剛剛爲牠花了三小時。他站在窗口，把頭慢慢的移過來，正成一個半圓形，得意洋洋地觀察這間簡單而可愛的房間。無疑地，這是一間很舒適的房間。所有的傢具都是他自己的：在這間起坐室裏的，在右面那扇門通進去的小臥室裏的，那兒相連的浴室裏的，以及後面他常常自己預備飯食的廚房裏的，都是他自己的。黃色的柳條椅子，上面放着藍色的假皮椅墊；地上鋪着乾淨得一點灰塵都沒有的棧色地氈，也够大了，祇有靠牆的四邊稍許露出一狹條的地板；除了一幅人像之外，其餘掛在半牆的四五幀都是些銀色木框的五彩風景畫。這例外的一幅，靠牆放在房門對面的棧子上面，是一架很大的親自簽名的美國總統的照像。

啓克低低地說道，「假使你問我，我是沒有可以覺得慚愧的地方的。」

他住在這兒，已經有六年了。在他升任爲國務院特務員的時候，他租下這房子，同時購辦了這些傢具；三年之後，他補充了白宮（註四）衛隊裏的一個缺額，還是堅決地不願離開牠。他的隊長曾經明白的暗示他，說一個在白宮辦事的人，應該住在比較近些和高尚些的地段，不必留戀在離城一哩之外的偏僻的三樓上，可是啓克讓這個暗示滑過去了。他討厭那些所謂高尚有傢具的房間；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還告訴牠些什麼事情麼？現在除了大總統之外，誰也不知道，或許連他也是不知道的。要我把領帶寄給你嗎？」

「留給你的愛人吧。告訴我，啓克，是不是要開戰了？」

啓克皺了眉看看手錶，「愛瑪，真對不起。同你說，愛瑪，我得去——」。

「好吧。我就坐着做針線好了。再見。」

他聽見的喀一聲。眉頭還是皺着，他掛上了聽筒，把電話放在桌子上。他呆望着牠嘆了一口氣。於是他打開書桌的一個抽屜，從裏面拿出一把自動手鎗，再把牠裝進了衣袋裏。走過房間，當他從牆上的衣架上拿取帽子的時候，他手腳一亂，把帽子丟到了地板上。

他忿怒地咕嚕着，「好啊，慌張吧，我的英雄。」他抓住了帽子，用力地套在頭上，便走了出去。

（注意：書中人物均係虛構的。）

（註一）啓克穆曼脫 Chick Mofat（白宮密探。）

（註二）華盛頓 Washington（美國首都。）

(註三) 波通漢河 The Potomac (華盛頓近郊的名河，美國第一任大總統的故居及墳墓等均在牠的沿岸。)

(註四) 白宮 The White House (總統府。)

(註五) 亞歷山掘利阿 Alexandria (埃及港口名。)

(註六) 愛瑪 Alma Cronin (總統夫人的助理秘書。)

二

當啓克穆發脫把頭轉成半圓形在觀察他的起坐室的時候，薩莉、福門 (註一) 正在對威廉、洛勃脫、勃朗太太 (註二) 說話。

「你能够想像到這種倒霉的事情嗎？你能想像嗎？有了我這種著名的識別力，以爲春季已逝，想來歡送一下，不是很好嗎？因爲晚了一點，近五月了，所以我隨處都很細心。一位大使，而我請到的是日本的。三位最好的參議員，我都請到了。還有唯一留在華盛頓的將軍——他笑的時候，可不是紅光滿臉的。——薩姆、阿虞，(註三) 單單這個，可算是社交上的勝利，因爲打哥爾夫的節季已經開始，再沒有玩撲克牌的機會了。還有些別的客人，同你說，我不能再安排得更好一點。你看，看我所請

到的——你見過這樣糟的事情嗎？我簡直在電話裏求了——你想信嗎，簡直是求——兩點鐘，設法湊滿人數，纔請到這幾個人。譬如，那老傻子勃藍佳特。（註四）我告訴你，梅貝爾。（註五）我的確相信總統所以要決定在二十九號，星期二，上國會去公佈宣戰的咨文，就是因為他知道我在星期一請客，祇有這樣纔足以破壞牠。爲什麼，我倒要問你，爲什麼他不可以——」

「勃朗太太是喜歡插嘴的；當她願意這樣的時候，她就立刻做。她問道，「薩莉，你說宣戰的咨文嗎？」

那身材細長的秀美人兒，把一雙藍眼睛望着她，「當然不是的嗎？」

「我那知道。你知道嗎？」

「是呀——那是關於戰爭的。這就是我的原意。」

「呸，」勃朗太太咬緊了牙齒，但是又放了開來。「是的，關於戰爭的。我希望，是反對戰爭。我整個的心靈這樣希望着。我相信你也是和我一樣的。」

「薩莉福門聳了聳肩。「祇要我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我想我會和你一樣的。梅貝爾，我知道你

是很真誠的，但是我今天的希望，都集中在請客上面，你看結果是怎樣！我是不過問政治的，其實我就從來沒有過問過。」

「戰爭並不是政治，親愛的。那是人類的活動中唯一比政治更腐敗的東西。」

「天啊！」薩莉對她笑笑，拍着她的肩膀。「那末，我最好不去過問。——但現在是二十八號，上帝保佑我，那班尋歡作樂的人一定要供養的。那兒你的丈夫來了。請你爲我祝禱，祝我的宴客成功。」

她悄然地走開了。

三小時之後，薩莉福門站在她家裏寬大的前廳上，仰起了頭笑望着一個比她高了許多的男人。這是『三個最好的參議員』中唯一的來踐約的。褐色頭髮差不多變了灰色，臉上滿佈着皺紋，看起來是富有經驗的政客，他用一雙沒有神彩的褐色眼睛望着她，想回答她的一笑。有些客人已經走了；沒有走的客人，有的在客廳上散漫地跳舞，有的在樓上玩紙牌。這兒就祇有他們兩個。

「我正想同你談幾句話，」那雙藍眼睛毫不躊躇地望着他。

參議員的確在微笑；雖然有些憂鬱，但卻是笑。「我親愛的孩子！謝謝你的好意，還有那頓飯。真

不錯呢。」

「一點不好，壞透了。這種談話，這樣激烈！當時我真以為戰爭就在那兒開火，差一點我招呼巴東（註六）把吃生菜的叉，換了手鎗呢。」

他點點頭。「我們都很興奮，這並不希奇。你還太年青，親愛的。你不能够了解。」

「也許是的。不過你告訴我，是不是要開戰了？」

「但願我能够知道。」

薩莉並不放過他。「我所要問的就是總統的態度。不是他有電話來的嗎？他預備說些什麼？」

「我也不知道。那電話是……是召集一個會議。現在我就預備去開會了。」

她點點頭。「我知道的。在參議員亞倫（註七）那兒；並且在你從這兒到那兒的時間中，你得決定你究竟應該屬於那一方面。」

「呵。」沒有神彩的褐色眼睛沉重地閃動了一下；那一絲的笑意也隱沒了。「那兒的會議，只算是閒談的資料。」

「我不知道有什麼關係呢？」薩莉福門滑潤美好的手指，把參議員黑外衣的衣襟拉拉直，那手便攔在上面。她的藍眼睛逼視着他的，這裏面是含着用意的。「但是，當然是有關係的，假使你願意，你可以左右這個會議。這就是我所要同你談的。也許我是一個蠢物，像梅貝爾所說的，不過我就是蠢物，至少大多數都是和我一般的，我們的人數不少，並且我們知道我們屬於那一方面。我們當然憎恨戰爭，但是我們知道有些東西比戰爭更爲可恨。我們這班蠢物就覺得這樣。當我們看見一個領袖人物——一個已經證明有能力的領袖——嗯，當我們見到他躊躇不決的時候，這最使我們懷疑了。你不覺得慚愧嗎？真的你不慚愧麼，使我們這班蠢物懷疑？」她那潔白而美好的手指輕輕地搖着他的衣襟。「你現在不慚愧麼？」

參議員俯視着她，嘴唇抿得緊緊高高的，他那蒼老而樣子很好的大頭兩面搖着；他咕嚕道，「噢，我親愛的孩子。藍眼睛的主戰者。」

「瞎說。」她帶點譏刺地說。「我們不必用這種種的名字，是不是？」

「是的。」他慢慢地說了出來。忽然他又較堅決而高聲地說道，「是的！」於是喃喃地說些太